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卷上

太宗曰高麗數侵新羅朕遣使諭不奉詔將討之如何靖曰探知蓋蘇文自恃知兵謂中國無能討故違命臣請師三萬擒之太宗曰兵少地遙以何術臨之靖曰臣以正兵太宗曰平突厥時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靖曰諸葛亮七擒孟獲無他道也正兵而已矣太宗曰晉馬隆計涼州亦是依八陳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

力一則前拒一則東部伍三者迭相爲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矣

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鋒義師少却朕親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斷後大潰遂擒之此正兵乎竒兵乎靖曰陛下天縱聖武非學而能臣案兵法自黃帝以來先正而後竒先仁義而後權譎且霍邑之戰師以義舉者正也建成墜馬右軍少却者竒也太宗曰彼時少却幾敗大事曷謂竒邪靖曰凡兵以前向爲正後却爲竒且右軍不却則老生安致之來哉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老生不知兵恃勇急

進不意斷後見擒於陛下此所謂以奇爲正也太宗  
曰霍去病暗與孫吳合誠有是夫當石軍之却也高  
祖失巴及朕奮擊反爲我利孫吳暗合卿實知言

太宗曰凡兵却皆謂之奇乎靖曰不然夫兵却旗參  
差而不齊鼓大小而不應令喧蹶而不一此真敗却  
也非奇也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  
非敗也必有奇也法曰佯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  
能皆奇之謂也太宗曰霍邑之戰右軍少却其天乎  
老生被擒其人乎靖曰若非正兵變爲奇奇兵變爲  
正則安能勝哉故善用兵者奇正在人而已變而神

之所以推乎天也太宗俛首

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歟臨時制之歟靖曰案曹公新書曰已二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已五而敵一則三術爲正二術爲奇此言大略爾唯孫武云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邪若士卒未習吾法偏裨未孰吾令則必爲之二術教戰時各認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爲變此教戰之術爾教閱旣成衆知吾法然後如驅羣羊由將所指孰分奇正之別哉孫武所謂形人而我無形此乃奇正之極

致是以素分者教闕也臨時制變者不可勝窮也太宗曰深乎深乎曹公必知之矣但新書所以授諸將而已非竒正本法

太宗曰曹公云竒兵旁擊卿謂若何靖曰臣按曹公注孫子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竒此與旁擊之拘異焉臣愚謂大衆所合爲正將所自出爲竒烏有失後旁擊之拘哉太宗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爲竒吾之竒使敵視以爲正斯所謂形人者歟以竒爲正以正爲竒變化莫測斯所謂無形者歟靖再拜曰陛下神聖迥出古人非臣所及

太宗曰分合為變者奇正安在靖曰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亦勝三軍之士止知其勝莫知其所以勝非變而能通安能至是哉分合所出唯孫武能之吳起而下莫可及焉太宗曰吳術若何靖曰臣請略言之魏武侯問吳起兩軍相向起曰使賤而勇者前擊鋒始交而北北而勿罰觀敵進取一坐一起奔北不追則敵有謀矣若悉眾追北行止縱橫此敵人不才擊之勿疑臣謂吳術大率多此類非孫武所謂以正合也

太宗曰卿舅韓擒虎嘗言卿可與論孫吳亦奇正之

謂乎靖曰擒虎安知竒正之極但以竒爲竒以正爲正爾曾未知竒正相變循環無窮者也太宗曰古人臨陳出奇攻人不意斯亦相變之法乎靖曰前代戰鬪多是以小術而勝無術以片善而勝無善斯安足以論兵法也若謝玄之破苻堅非謝玄之善也蓋苻堅之不善也太宗顧侍臣檢謝玄傳閱之曰苻堅甚處是不善靖曰臣觀苻堅載記曰秦諸軍皆潰敗唯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不果此有以見秦師之亂慕容垂獨全蓋堅爲垂所陷明矣夫爲人所陷而欲勝敵不亦難乎臣故

曰無術焉苻堅之類是也太宗曰孫子謂多筭勝少筭有以知少筭勝無筭凡事比自然

太宗曰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文或謂爲握機文何謂也靖曰奇音機故或傳爲機其義則一考其詞云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機奇餘零也因此音機臣愚謂兵無不是機安在乎握而言也當爲餘奇則是夫正兵受之於君奇兵將所自出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者則民服此受之於君者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將所自出者也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鬪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是故握



機擡奇本無二法在學者兼通而已

太宗曰陳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  
準焉陳間容陳隊間容隊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  
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  
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此何謂也靖曰諸葛亮  
以石縱橫布爲八行方陳之法即此圖也臣嘗教閱  
必先此陳世所傳握機文蓋得其粗也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陳何義也靖曰傳  
之者誤也古人祕藏此法故詭設八名爾八陳本一  
也分爲八焉若天地者本平旗號風雲者本平幡名

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太宗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則非設象實古制也卿試陳之靖曰臣案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爲陳法四爲間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鬪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爲一者也太宗曰深乎黃帝之制兵也後世雖有天智神略莫能出其闔闔降此孰有繼之者乎靖曰周之始興則太

公實繕其法始於岐都以建井畝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以立軍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戰法陳師牧野太公以百夫致師以成武功以四萬五千人勝紂七十萬衆周司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沒齊人得其遺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復修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諸侯畢服太宗曰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於王制也諸葛亮王佐之才自比管樂以此知管仲亦王佐也但周衰時王不能用故假齊興師爾靖再拜曰陛下神聖知人如此老臣雖死無媿昔賢也臣請言管仲制齊之法三分齊

國以爲三軍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五鄉一帥故萬人爲軍亦由司馬法一帥五旅一旅五卒之義焉其實皆得太公之遺法

太宗曰司馬法人言穰苴所述是歟否也靖曰案史記穰苴傳齊景公時穰苴善用兵敗燕晉之師景公尊爲司馬之官由是稱司馬穰苴子孫號司馬氏至齊威王追論古司馬法又述穰苴所學遂有司馬穰苴書數十篇今世所傳兵家流又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皆出司馬法也太宗曰漢張良韓信序

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今  
失其傳何也靖曰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略是也韓  
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然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已  
太宗曰何謂三門靖曰臣案太公謀八十一篇所謂  
陰謀不可以言窮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窮太  
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財窮此三門也太宗曰何謂  
四種靖曰漢任宏所論是也凡兵家流權謀為一種  
形勢為一種及陰陽技巧二種此四種也

太宗曰司馬法首序蒐狩何也靖曰順其時而要之  
以神重其事也周禮最為大政成有岐陽之蒐康有

豐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此天子之事也及周衰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此諸侯奉行天子之事也其實用九伐之法以威不恪假之以朝會因之以巡狩訓之以甲兵言無事兵不妄舉必於農隙不忘武備也故首序蒐狩不其深乎

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廣之法云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此亦得周制與靖曰案左氏說楚子乘廣三十乘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軍行右轅以轅為法故挾轅而戰皆周制也臣謂百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此周制差多爾周一乘

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爲三隊則與周制同矣

太宗曰春秋荀吳伐狄毀車爲行亦正兵歟奇兵歟靖曰荀吳用車法爾雖舍車而法在其中焉一爲左角一爲右角一爲前拒分爲三隊此一乘法也千萬乘皆然臣案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與兵十萬用車千乘輕重二千此大率荀吳之舊法也又觀

漢魏之間軍制五車爲隊僕射一人十車爲師率長  
一人九車千乘將吏二人多多做此臣以今法參用  
之則跳盪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駐隊兼車乘  
而出也臣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未嘗敢易蓋  
古法節制信可重焉

太宗幸靈州迴召靖賜坐曰朕命道宗及阿史那社  
尒等討薛延陀而鐵勒諸部乞置漢官朕皆從其請  
延陀西走恐爲後患故遣李勣討之今北荒悉平然  
諸部蕃漢雜處以何道經久使得兩全安之靖曰陛  
下勅自突厥至回紇部落凡置驛六十六處以通斥



侯斯已得策矣然臣愚以謂漢戍宜自爲一法蕃落  
宜自爲一法教習各異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則密勅  
主將臨時變號易服出奇擊之太宗曰何道也靖曰  
此所謂多方以誤之之術也蕃而示之漢漢而示之  
蕃彼不知蕃漢之別則莫能測我攻守之計矣善用  
兵者先爲不可測則敵乖其所之也太宗曰正合朕  
意卿可密教邊將只以此蕃漢便見奇正之法矣靖  
拜舞曰聖慮天縱聞一知十臣安能極其說哉

太宗曰諸葛亮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  
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朕疑此談非極致之論

靖曰武侯有所激云爾臣案孫子曰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自古亂軍引勝不可勝紀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闕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者言將臣權任無久職也亂軍引勝者言己自潰敗非敵勝之也是以武侯言兵卒有制雖庸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危之又何疑焉太宗曰教闕之法信不可忽靖曰教得其道則士樂爲用教不得法雖朝督暮責無益於事矣臣所以區區古制皆纂以圖者庶乎成有制之兵也太宗曰卿爲我擇古陳法悉圖以上太宗曰蕃兵唯勁馬奔衝此奇兵歟漢兵唯強弩犄

角此正兵歟靖曰案孫子云善用兵者求之於勢不  
貴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夫所謂擇人者各隨蕃漢  
所長而戰也蕃長於馬馬利乎速關漢長於弩弩利  
乎緩戰此自然各任其勢也然非奇正所分臣前曾  
部蕃漢必變號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馬亦有正  
弩亦有奇何常之有哉太宗曰卿更細言其術靖曰  
先形之使敵從之是其術也太宗曰朕悟之矣孫子  
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又曰因形以措勝於衆衆不  
能知其此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陛下聖慮已思過  
半矣

太宗曰近契丹奚皆內屬置松漠饒樂二都督統於  
安北都護朕用薛萬徹如何靖曰萬徹不如阿史那  
社尒及執失思力契茲何力此皆蕃臣之知兵者也  
因常與之言松漠饒樂山川道路蕃情逆順遠至于  
西域部落十數種歷歷可信臣教之以陳法無不黜  
頭服義望陛下任之勿疑若萬徹則勇而無謀難以  
獨任太宗笑曰蕃人皆爲卿役使古人云以蠻夷攻  
蠻夷中國之勢也卿得之矣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卷上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卷中

太宗曰朕觀諸兵書無出孫武孫武十三篇無出虛實夫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焉今諸將中且能言背實擊虛及其臨敵則鮮識虛實者蓋不能致人而反爲敵所致故也如何卿悉爲諸將言其要靖曰先教之以竒正相變之術然後語之以虛實之形可也諸將多不知以竒爲正以正爲竒且安識虛是實實是虛哉太宗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此則竒正在我虛實在敵歟靖曰竒正者所以

致敵之虛實也敵實則我必以正敵虛則我必為奇  
苟將不知奇正則雖知敵虛實安能致之哉臣奉詔  
但教諸將以奇正然後虛實自知焉太宗曰以奇為  
正者敵意其奇則吾正擊之以正為奇者敵意其  
正則吾奇擊之使敵勢常虛我勢常實當以此法  
授諸將使易曉爾靖曰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  
致於人而已臣當以此教諸將

太宗曰朕置瑤池都督以隸安西都護蕃漢之兵如  
何處置靖曰天之生人本無蕃漢之別然地遠荒漠  
必以射獵而生由此常習戰鬪若我恩信撫之衣食

周之則皆漢人矣陛下置此都護臣請收漢戍卒處  
之內地減省糧饋兵家所謂治力之法也但擇漢吏  
有熟蕃情者散守堡障此足以經久或遇有警言則  
虞卒出焉

太宗曰孫子所言治力何如靖曰以近待遠以佚待  
勞以飽待飢此略言其槩爾善用兵者推此三義  
而有六焉以誘待來以靜待躁以重待輕以嚴待懈  
以治待亂以守待攻反是則力有弗逮非治之之術  
安能臨兵哉太宗曰今人習孫子者但誦空文鮮克  
推廣其義治力之法宜徧告諸將

太宗曰舊將老卒凋零殆盡諸軍新置不經陳敵今  
教以何道爲要靖曰臣常教士分爲三等必先結伍  
法伍法旣成授之軍校此一等也軍校之法以一爲十  
以十爲百此二等也授之裨將裨將乃總諸校之隊  
聚爲陳圖此三等也大將軍察此三等之教於是大  
閱稽考制度分別奇正誓衆行罰陛下臨高觀之無  
施不可

太宗曰伍法有數家孰者爲要靖曰臣案春秋左氏  
傳云先偏後伍又司馬法曰五人爲伍尉繚子有束伍  
令漢制有尺籍伍符後世符籍以紙爲之於是失其



制矣臣酌其法自五人而變為二十五人自二十五人而變為七十五人此則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之制也舍車用騎則二十五人當八馬此則五兵五當之制也是則諸家兵法唯伍法為要小列之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參列之七十五人又五參其數得三百七十五人三百人為正六十人為奇此則百五十人分為二正而三十人分為二奇蓋左右等也穰苴所謂五人為伍十伍為隊至今因之此其要也

太宗曰朕與李勣論兵多同卿說但勣不究出處爾卿所製六花陳法出何術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

陳法也大陳包小陳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爾太宗曰內圓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正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乎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陳爲六武侯之舊法焉太宗曰畫方以見步點圓以見兵步教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過半乎靖曰吳起云絕而不離却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猶布碁於盤若無畫路碁安用之孫武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

以銖稱鎰皆起於度量方國也太宗曰深乎孫武之  
言不度地之遠近形之廣狹則何以制其節乎靖曰  
庸將罕能知其節者也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加  
彊弩節如發機臣修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  
去前隊二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前進以五十步  
爲節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角  
聲籠槍跪坐於是鼓之三呼三擊三十步至五十步  
以制敵之變馬軍從背出亦五十步臨時節止前正  
後奇觀敵如何再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來伺隙  
構虛此六花大率皆然也

太宗曰曹公新書云作陳對敵必先立表引兵就表而陳一部受敵餘部不進救者斬此何術乎靖曰臨敵立表非也此但教戰時法爾古人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驅衆若驅羣羊與之進與之退不知所之也曹公驕而好勝當時諸將奉新書者莫敢攻其短且臨敵立表無乃晚乎臣竊觀陛下所製破陳樂舞前出四表後綴八旛左右折旋趨步金鼓各有其節此即八陳圖四頭八尾之制也人間但見樂舞之盛豈有知軍容如斯焉太宗曰昔漢高帝定天下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蓋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語傳朕

爲破陳樂舞唯卿已曉其表矣後世其知我不苟作也  
太宗曰方色五旗爲正平旛麾折衝爲奇乎分合  
爲變其隊數曷爲得宜靖曰臣參用古法凡三隊合  
則旗相倚而不交五隊合則兩旗交十隊合則五旗  
交吹角開五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十開二交之旗  
則一復散而爲五開相倚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  
三兵散則以合爲奇合則以散爲奇三令五申三散  
合然復歸於正四頭八尾乃可教焉此隊法所宜也  
太宗稱善

太宗曰曹公有戰騎陷騎遊騎今馬軍何等比乎靖

曰臣案新書云戰騎居前陷騎居中遊騎居後如此則是各立名號分爲三類爾大抵騎隊八馬當車徒二十四人二十四騎當車徒七十二人此古制也車徒常教以正騎隊常教以竒據曹公前後及中分爲三覆不言兩廂舉一端言也後人不曉三覆之義則戰騎必前於陷騎遊騎如何使用臣熟用此法回軍轉陳則遊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臨變而分皆曹公之術也太宗笑曰多少人爲曹公所惑

太宗曰車步騎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靖曰臣案春秋魚麗陳先偏後伍此則車步無騎謂之左右拒

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舍車爲行此則騎多爲便唯務奇勝非拒禦而已臣均其術凡一馬當三人車步稱之混爲一法用之在人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哉或潛九地或動九天其知如神唯陛下有焉臣何足以知之

太示曰太公書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表十二辰其術如何靖曰畫地方一千二百步開方之形也每部占地二十步之方橫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處所謂陳間容陳者也武王伐紂虎賁各掌三千人每陳六千人共

三萬之衆此太公畫地之法也

太宗曰卿六花陳畫地幾何靖曰大閱地方千二百步者其義六陳各占地四百步分爲東西兩廂空地一千二百步爲教戰之所臣常教士三萬每陳五千人以其一爲營法五爲方圓曲直銳之形每陳五變凡二十五變而止

太宗曰五行陳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凡軍不素習此五者安可以臨敵乎兵詭道也故強名五行焉文之以術數相生相克之義其實兵形象水因地制流此其旨也



太宗曰李勣言牝牡方圓伏兵法古有是否靖曰牝  
牡之法出於俗傳其實陰陽二義而已臣按范蠡云  
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此  
兵家陰陽之妙也范蠡又云設右爲牝益左爲牡早  
晏以順天道此則左右早晏臨時不同在乎奇正之  
變者也左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  
天人相變之陰陽若執而不變則陰陽俱廢如何守  
牝牡之形而已故形之者以奇示敵非吾正也勝之  
者以正擊敵非吾奇也此謂奇正相變矣兵伏者不止  
山谷草木伏藏所以爲伏也其正如山其奇如雷敵

雖對面莫測吾奇正所在至此夫何形之有焉

太宗曰四獸之陳又以商羽徵角象之何道也靖曰  
詭道也太宗曰可廢乎靖曰存之所以能廢之也若  
廢而不用詭愈甚焉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假之以四  
獸之陳及天地風雲之號又加商金羽水徵火角木  
之配此皆兵家自古詭道存之則餘詭不復增矣廢  
之則使貪使愚之術從何而施哉太宗良久曰卿宜祕之  
無泄於外

太宗曰嚴刑峻法使人畏我而不畏敵朕甚惑之昔  
光武以孤軍當王莽百萬之衆非有刑法臨之此何

由乎靖曰兵家勝敗情狀萬殊不可以一事推也如  
陳勝吳廣敗秦師豈勝廣刑法能加於秦乎光武之  
起蓋順人心之怨莽也況又王莽王邑不曉兵法徒  
誇兵衆所以自敗臣案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  
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愛  
結於士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  
克濟焉太宗曰尚書言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  
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若  
威加於前愛救於後無益於事矣尚書所以慎戒其  
終非所以作謀於始也故孫子之法萬代不刊

太宗曰卿平蕭銑諸將皆欲籍僞臣家以營士卒獨卿不從以謂崩通不戮於漢既而江漢歸順朕由是思古人有言曰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其卿之謂乎靖曰漢光武平赤眉入賊營中案行賊曰蕭王推赤心於人腹中此蓋先料人情本非為惡豈不豫慮哉臣頃討突厥總蕃漢之衆出塞千里未嘗戮一楊干斬一莊賈亦推赤誠存至公而已矣陛下過聽擢臣以不次之位若於文武則何敢當

太宗曰昔唐儉使突厥卿因擊而敗之人言卿以儉為死間朕至今疑焉如何靖再拜曰臣與儉比肩事

主料儉說必不能柔服故臣因縱兵擊之所以去大惡不顧小義也人謂以儉爲死閒非臣之心案孫子用間最爲下策臣嘗著論其末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或用間以成功或憑閒以傾敗若東髮事君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雖有善間安可用乎唐儉小義陛下何疑太宗曰誠哉非仁義不能使間此豈織人所爲乎周公大義滅親况一使人乎灼無疑矣太宗曰兵貴爲主不貴爲客貴速不貴久何也靖曰兵不得已而用之安在爲客且父哉孫子曰遠輸則百姓貧此爲客之弊也又曰役不再籍糧不三載此

不可久之驗也臣校量主客之勢則有變客爲主變  
主爲客之術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因糧於敵是變客  
爲主也飽能飢之佚能勞之是變主爲客也故兵不  
拘主客遲速唯發必中節所以爲宜太宗曰古人有  
諸靖曰昔越伐吳以左右二軍鳴鼓而進吳分兵禦  
之越以中軍潛涉不鼓襲敗吳師此變客爲主之驗  
也石勒與姬澹戰澹兵遠來勒遣孔萇爲前鋒逆  
擊澹軍孔萇退而澹來追勒以伏兵夾擊之澹軍大  
敗此變勞爲佚之驗也古人如此者多

太宗曰鐵蒺藜行馬太公所制是乎靖曰有之然拒

敵而已兵貴致人非欲拒之也太公六韜言守禦之  
具爾非攻戰所施也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卷中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卷下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墓險阻  
又孫子云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處如何靖曰  
用衆在乎心一心一在乎禁祥去疑儻主將有所疑  
忌則羣情搖羣情搖則敵乘釁而至矣安營據地  
便乎人事而已若澗井陷隙之地及如牢如羅之處  
人事不便者也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敵乘我丘墓故  
城非絕險處我得之爲利豈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說  
兵之至要也太宗曰朕思凶器無甚於兵者行兵苟  
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爲疑今後諸將有以陰陽拘忌

失於事宜者卿當丁寧誠之靖再拜謝曰臣按尉繚子云黃帝以德守之以刑伐之是謂刑德非天官日時之謂也然詭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後世庸將泥於術數具以多敗不可不誠也陛下聖訓臣即宣告諸將

太宗曰兵有分有聚各貴適且前代事迹孰為善此者靖曰符堅總百萬之衆而敗於淝水此兵能合不能分之所致也吳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尚分屯相去二十里述來攻漢尚出合擊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太公云分不分為縻軍聚不聚為孤旅

太宗曰然符堅初得王猛實知兵遂取中原及猛卒  
堅果敗此縻軍之謂乎吳漢爲光武所任兵不遇制  
故漢果平蜀此不陷孤旅之謂乎得失事迹足爲萬  
代鑒

太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而  
已靖良久曰誠如聖語大凡用兵若敵人不誤則我  
師安能克哉譬如弈碁兩敵均焉一著或失竟莫能  
救是古今勝敗率由一誤而已况多失者乎

太宗曰攻守二事其實一法歟孫子言善攻者敵不  
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即不言敵來攻我

我亦攻之我若自守敵亦守之攻守兩齊其術奈何靖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便謂不足爲弱有餘爲強蓋不悟攻守之法也臣案孫子云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謂敵未可勝則我且自守待敵可勝則攻之爾非以強弱爲辭也後人不曉其義則當攻而守當守而攻二役旣殊故不能一其法太宗曰信乎有餘不足使後人惑其強弱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也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者也示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

不知其所守者也攻守一決敵與我分爲二事若我事  
得則敵事敗敵事得則我事敗得失成敗彼我之事  
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戰百勝故曰知彼  
知己百戰不殆其知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聖人  
之法也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已矣  
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唯二其事抑又二其官雖  
口誦孫吳而心不思妙攻守兩齊之說其孰能知其  
然哉

太宗曰司馬法言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亡戰  
必危此亦攻守一道乎靖曰有國有家者曷嘗不講

平攻守也夫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陳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陳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待焉大而言之爲君之道小而言之爲將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謂知彼者也守吾氣者所謂知己者也太宗曰誠哉朕常臨陳先料敵之心與己之心孰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之氣與己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今之將臣雖未知彼苟能知己則安有失利者哉靖曰孫武所謂先爲不可勝者知己者也以待敵之可勝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臣斯湏不

敢失此誠

太宗曰孫子言三軍可奪氣之法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如何靖曰夫舍生稟血鼓作鬪爭雖死不省者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衆激吾勝氣乃可以擊敵焉吳起四機以氣機爲上無他道也能使人人自鬪則其銳莫當所謂朝氣銳者非限時刻而言也舉一日始末爲喻也凡三鼓而敵不衰不竭則安能必使之惰歸哉蓋學者徒謂空文而爲敵所誘苟悟奪之之理則兵可任矣

太宗曰卿嘗言李勣能兵法久可用否然非朕控衛則不可用也他日太子治若何御之靖曰爲陛下計莫若黜勣令太子復用之則必感恩圖報於理何損乎太宗曰善朕無疑矣

太宗曰李勣若與長孫無忌共掌國政他日如何靖曰勣忠義臣可保任也無忌佐命大功陛下以肺腑之親委之輔相然外貌下士內實嫉賢故尉遲敬德面折其短遂引退焉侯君集恨其忘舊因以叛逆皆無忌致其然也陛下詢及臣臣不敢避其說太宗曰勿泄也朕徐思其處置



太宗曰漢高祖能將將其後韓彭見誅蕭何下獄何故如此靖曰臣觀劉項皆非將將之君當秦之亡也張良本爲韓報仇陳平韓信皆怨楚不用故假漢之勢自爲奮爾至於蕭曹樊灌悉由亡命高祖因之以得天下設使六國之後復立人人各懷其舊則雖有能將將之才豈爲漢用哉臣謂漢得天下由張良借箸之謀蕭何漕輓之功也以此言之韓彭見誅范增不用其事同也臣故謂劉項皆非將將之君太宗曰光武中興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此則善於將將乎靖曰光武雖藉前構易於成功然莽勢不下於項

籍寇鄧未越於蕭張獨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  
賢於高祖遠矣以此論將將之道臣謂光武得之

太宗曰古者出師命將齋三日授之以鉞曰從此至  
天將軍制之又授之以斧曰從此至地將軍制之又  
推其轂曰進退唯時既行軍中但聞將軍之令不聞  
君命朕謂此禮久廢今欲與卿參定遣將之儀如何  
靖曰臣竊謂聖人制作致齋於廟者所以假威於神  
也授斧鉞又推其轂者所以委寄以權也今陛下每  
有出師必與公卿議論告廟而後遣此則邀以神至  
矣每有任將必使之便宜從事此則假以權重矣何

與於致齋推轂邪盡合古禮其義同焉不須參定靖  
曰善乃命近臣書此二事爲後世法

太宗曰陰陽術數廢之可乎靖曰不可兵者詭道也  
託之以陰陽術數則使貪使愚茲不可廢也太宗曰  
卿嘗言天官時日明將不法闇者拘之廢亦宜然靖  
曰昔紂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日興天官時日甲  
子一也殷亂周治興亡異焉又宋武帝以往亡日起  
兵軍吏以爲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克之由此言之  
可廢明矣然而田單爲燕所圍單命一人爲神拜而  
祠之神言燕可破單於是以火牛出擊燕大破之此

是兵家詭道天官時日亦猶此也太宗曰田單託神怪而破燕太公焚荖冒龜而滅紂二事相反何也靖曰其機一也或逆而取之或順而行之是也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毀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後行此則因軍中疑懼必假卜以問神焉太公以謂腐草枯骨無足問且以臣伐君豈可再乎然觀散宜生發機於前太公成機於後逆順雖異其理致則同臣前所謂術數不可廢者蓋存其機於未萌也及其功在人事而已矣

太宗曰當今將帥唯李勣道宗薛萬徹除道宗以親

屬外孰堪大用靖曰陛下嘗言勸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徽若不大勝即須大敗臣愚思聖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孫武云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爾

太宗曰兩陳相臨欲言不戰安可得乎靖曰昔晉師伐秦交綏而退司馬法曰逐奔不遠縱綏不及臣謂綏者御轡之索也我兵既有節制彼敵亦正行伍豈敢輕戰哉故有出而交綏退而不逐各防其失敗者也孫武云勿擊堂堂之陳無邀正正之旗若兩陳體

均勢等苟一輕肆爲其所乘則或大敗理使然也是  
故兵有不戰有必戰夫不戰者在我必戰者在敵太  
宗曰不戰在我何謂也靖曰孫武云我不欲戰者畫  
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敵有人焉  
則交綏之間未可圖也故曰不戰在我夫必戰在敵  
者孫武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  
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敵無人焉則必來戰吾得以乘  
而破之故曰必戰者在敵

太宗曰深乎節制之兵得其法則昌失其法則亾卿  
爲纂述歷代善於節制者具圖來上朕當擇其精微

垂於後世靖曰臣前所進黃帝太公三陳圖并司馬  
法諸葛亮竒正之法此已精悉歷代名將用其二  
而成功者亦衆矣但史官鮮克知兵不能紀其實迹  
焉臣敢不奉詔當纂述以聞

太宗曰兵法孰爲最深者靖曰臣常分爲三等使學  
者當漸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夫道之  
說至微至深易所謂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是也  
夫天之說陰陽地之說險易善用兵者能以陰奪陽  
以險攻易孟子所謂天時地利者是也夫將法之說  
在乎任人利器三略所謂得士者昌管仲所謂器必

堅利者是也太宗曰然吾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戰百勝者中也深溝高壘以自守者下也以是校量孫武著書三等皆具焉靖曰觀其文迹其事亦可差別矣若張良范蠡孫武脫然高引不知所往此非知道安能爾乎若樂毅管仲諸葛亮戰必勝守必固此非察天時地利安能爾乎其次王猛之保秦謝安之守晉非任將擇材繕完自固安能爾乎故習兵之學必先繇下以及中繇中以及上則漸而深矣不然則垂空言徒記誦無足取也太宗曰道家忌三世爲將者不可妄傳也不可不傳也卿其慎之靖再拜出



盡傳其書與李勣

李衛公問對卷下

